



COLLECTIONS

收藏



程振良收藏的一方老坑砚，石眼作东升的旭日；右上图为程振良的一件代表作，“蓬莱仙境”巨型砚，砚侧刻神鸟、麒麟等神兽。



端砚

撰文：王俊鹤

摄影：陈健

端砚为中国四大名砚之首，因其良好的发墨特性，为历代文人墨客称颂不已。不过，如今端砚的实用价值却鲜有人提及，原因很简单，用砚的人越来越少。当端砚成为一种艺术品和收藏品，人们自然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丰富的石品花纹与细腻的雕工上了。

连日来的几场雨，让肇庆这座小城出落得格外清新。乌云尚未散去，天穹像染上了一层淡淡的墨色。清晨的星湖，波光潋滟，珊珊可爱，七座岩山散落其间，点缀如星。

来到这座砚都，所思所想自然都与砚有关，就连眼前被晨风吹皱的湖水和耸立的七星岩，也让我不由想起一方传世名砚：如今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苏轼“从星砚”。在这方砚上，砚池中有一颗石眼凸起如月，其下刻几笔简单的流云相衬。砚背则有高高低低六十多个石柱，柱顶均有石眼，翻过来看，如众星撒落。砚侧刻有苏轼铭文：“月之从星，时则风雨。汪洋翰墨，将此是似。黑云浮空，漫不见天。风起云移，星月凛然。”

《尚书·洪范》中说：“月之从星，则以风雨。”是说月亮运行到某个星宿位置，就会发生或风或雨等气象，苏轼用

这个典故作喻，将装满墨汁的墨池比作被黑云遮蔽的天空，而用完墨汁之后，就像风起云移，星星和月亮又清晰地显露了出来。苏轼想象中的星月，就是端砚所特有的石眼，一种带有多重彩色晕圈的花纹。

早在苏轼所处的宋代，端砚就已经从单纯的文房用具，演变为实用性与观赏性俱佳的艺术珍品。端石多为紫色，有“紫玉”之谓，本就温润如玉，颇有可观。上面偶尔出现的多姿多彩的石品花纹，更令想象力充沛的文人骚客为之心旌摇曳，浮想联翩。诸如一种白中略带青黄的花纹，舒展如芭蕉嫩叶的，就被称作“蕉叶白”，松如晴云团絮的，就唤作“浮云冻”或“鱼脑冻”；如果色泽临近黎明前的天空，深蓝微带苍灰，则叫“天青”，是一种难得一见的石纹，如果“天青”之上再缀“浮云冻”则更为稀有。这些美得像诗的石纹名称，



也只有有在文人日复一日的观摩品玩之后，才能从他们的脑海中跃然而出。

而对于砚师程振良来说，要将这些珍稀石纹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，也需要一天天对着一方方未经雕琢的砚璞“相看两不厌”。他说：“石头会告诉你该怎么做。”程振良出生于肇庆市黄岗镇白石村的一个端砚世家，从十三岁学习制砚开始，无一日离开过端石与刻刀。同所有优秀的砚师一样，程振良也讲求因材施教，什么样的石纹，就设计什么样的图案。在想出最合宜的图案前，轻易不动刀，有的石头甚至可以搁上四五年，直至灵感来袭。

在他的端砚行，程振良向我们展示了自己的几件得意之作。比如一方“蓬莱仙境”巨型砚，为了营造超凡脱俗的神仙居所，他以精细繁缛的刀法，在砚侧刻了神鸟、神龟、麒麟等诸多神兽，并利用黄色的石皮雕了一只金蟾，而在圆如满月的砚堂则徒留两颗石眼，隐隐约约，宛如一只巨兽正躲于缭绕的烟雾之后，偷偷窥望着砚外的世界。还有一方程振良完全放弃雕琢的砚台，他只是将石头剖成平板，让丰富的石纹自己说话。在平坦如砥的剖面上，层层石纹缓缓扩散，就像清晨时分的日轮一圈圈晕开，又像盘古开天辟地前，整个世界混沌未开的模样。在他看来，天工远胜人巧，如果大自然已经提供了完美的图案，人类何必再施斧凿，多此一举。

程振良说，日本人比砚，会将砚石放入木盆，取水刚刚没过砚堂，清晨或是傍晚，置于日光斜照之下，而后石品花

纹才能一一清晰呈现。我们在程振良的端砚行里看砚，虽不似日本人那般繁琐，但也会用湿布擦拭，如此得到的花纹，果然更为鲜艳润泽，毫未毕现。

制砚的端石“生于泉中”，在水中的样貌原本就更为接近其天然的状态。肇庆古称端州，西江流经端州的一段，在古代称为“端溪”。正是这条千年奔流不息的河流，孕育了光滑润泽的端石。然而，并非采自河流沿岸的石头都可以用来制作端砚，只有若干条深埋地底的石脉才是形成砚石的宝矿。一代又一代的砚工沿着石脉深挖，形成了一个个秘密幽深的坑洞，其中石质最为优良的，坐落于羚羊峡南岸的斧柯山，也就是砚师与收藏家们心心念念的三大名坑：老坑、坑仔岩和麻子坑。

羚羊峡在肇庆市区以东十公里处，程振良带我们到达此处时，已经临近中午。站在北岸眺望，斧柯山草木青葱，融于群山之中，也并无什么稀奇之处。我们乘小艇渡江，迎着江风，心情比九百多年前的苏轼要轻松得多。这位“从星砚”的主人也曾到过这里，彼时他从贬谪地岭南惠州再贬海南儋州，船过羚羊峡，目睹了当时采掘砚石的艰难情景，心有所触，提笔写道：“千夫挽纜，百夫运斤。篝火下继，以出斯珍。”（《端砚铭》）为了得到这种珍贵的石头，需成千上万的人挽着桶绳汲水，上百人挥动斧凿，举着火把在深坑中辛勤劳作。程振良说，由于砚石开采之难，以前的砚工为了一次载运更多石头，不惜冒着沉船的危险。因而这西江河底，又冲刷着多少因为贪



老坑

为了保护不可再生的珍稀砚石，斧柯山已被肇庆市政府封坑多年。图为位于山脚的老坑，如今已经成为一潭碧波，水底一道铁门封住坑口，几尾游鱼暗示着恬静日久的岁月。以前在老坑开采砚石，要等枯水期，还要用木桶不停地搬运出洞中积水，坑口往下有两百多米，采石之难可想而知。因为老坑里的砚石常年泡在水中，所以格外细腻娇嫩，质地最为优良。

心而坠落的生命与砚石。

坑仔岩在距离老坑约两百多米的半山之上，与老坑同属一条石脉。在坑口下方，散落了一二百米长的碎石，这是积年累月从洞中掘出的破损石块。老坑旁边，一条溪流汨汨流淌。沿着这条小溪，逆流而上，往深处走，就可见到麻子坑，它因被清代一位姓陈的麻子所发现而得名。同文雅的石品花纹名称相比，不论是麻子坑，还是老坑、坑仔岩，这些坑名显得也太不讲究，其实也不难理解，对于采石的砚工而言，这些坑洞不过是讨生活的处所，如此危险的营生又能有什么诗情画意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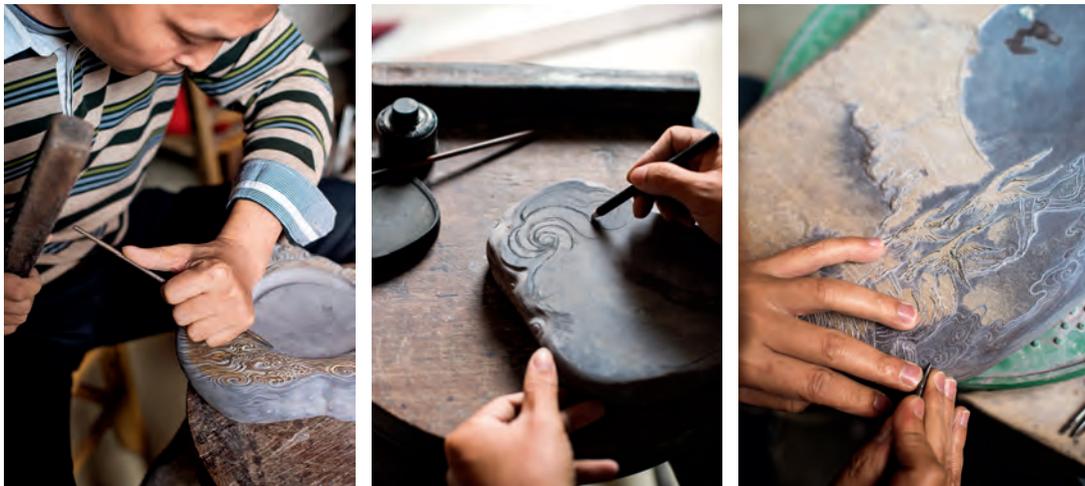
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这里的人开始冒着生命危险下坑采石？如今已经没有人能够说清。有证据可以确定的是，至晚在唐代初期，端砚就已经被文人所青睐。清计楠《石隐砚谈》里说：“东坡云，端溪石，始出于唐武德之世。”最早，人们并不特别看重砚石上的花纹与雕刻，唐代的端砚只是简单的“箕形砚”，甚至到了宋代，虽然端砚的欣赏性已经受到了重视，但实用性才是摆在第一位。就连“石痴”米芾也颇为清醒地说：“器以用为工……石理发墨为上，色次之，形制工拙又其次。”

文人墨客不喜砚石发墨快，太快说明砚石粗涩，所出墨质往往粗糙；也不喜发墨慢，太慢说明砚石过滑，磨墨“如骑钝马，数步一鞭，数字一磨”，影响效率。端砚发墨不快不慢，墨质细腻匀净，如油一般。又因端石常年受泉水浸养，石质

清凉润泽，可以夏日不涸，冬日不冰。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说，唐代有名端州的举子到长安应考，时值隆冬，其他考生砚台里的墨汁都冻结成冰，只有这名举子蘸墨如常，原因就在于他所用的端砚历寒不冰，可以很好地保护砚池里的墨汁。

从宋代开始，直至清代，历代文人无不在自己的诗文中称颂端砚优良的发墨特性。不过，到了当代，端砚的实用价值却鲜有人提及，原因很简单，用砚的人越来越少，而且自封坑以来，端砚的价值扶摇直上，尤其是老坑，一方砚要几十上百万元，又有谁舍得用它去润笔磨墨？当端砚成为一种艺术品和收藏品，人们自然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丰富的石品花纹与细腻的雕工上了。

在离开肇庆之前，我们还去拜访了程振良的叔父，年高德劭的砚师程文先生，他是白石村受人尊敬的长者，制砚已经超过半个世纪。老先生前年生了场大病，如今夹烟的手还会不由自主地抖动，不过，他依然放不下刻刀，每天仍要刻上一两个小时。在他看来，无论老坑新坑，有无石品花纹，只要落到手中，就是一块好石头，“随石赋形”是这个行当的一个基本原则，将一块寻常不过的石头雕出灵气、刻出“砚味”才是本事。当程文手握刻刀的时候，就像一个孩童专注于手中的玩具，原先颤抖的右手也变得笃定而稳当，在坚硬的砚石上走刀，悠游自在，有如闲庭信步。一块砚璞在他的手中，墨堂砚池渐渐成型，海水江崖、神龟玄鸟渐渐生动，等到石屑吹散，鼻下仿佛已经添了股墨的幽香。



砚台的雕刻包含了许多步骤。左图中砚师正在凿出砚堂，中图是雕刻前的画样，右图是在进行细部的刻画。